

指導老師：郭文華老師

組員：張懷恩、楊琬婷、許祐湑、歐偉凡、陳羿元、彭紹銘、王柏越、林衍昌、蔡尚觀

- 寫作緣起
- 成長背景
- 踏上習醫之路
- 軍醫生涯
- 隨國防醫學院遷臺
- 榮總時期
- 罹癌與抗癌經過
- 遺風追思

寫作緣起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醫師執著的是每個悸動的心跳。從托住嬰兒，剪斷與母親的相連臍帶，宣示生命自此獨立啟航，到聆聽臨終病人最後的呼吸、凝視漸漸衰弱的心電圖歸於無語的直線為止。他們白袍的身影，深深印在每雙渴求生命與健康的瞳仁內。作為醫師，他們終生忙碌的是眼前每個生命。醫師如同其他人一般，始於塵土也終將歸於塵土；為醫者從不是被別人感念、被別人所記得。

也許校史內鮮少提及，但是，在陽明大學（前身陽明醫學院）開創的背後，確實有位重大的幕後功臣，就是我們在此要介紹的盧光舜醫師。盧醫師對於早期榮總的胸腔外科有莫大貢獻，也曾在陽明醫學院創立初期協助籌劃。因此，在上學期的導生服務中，我們與郭文華老師討論後，決定以撰寫盧醫師行誼的方式，對開創今日榮陽榮景的前輩們致敬。雖然我們無緣親炙盧醫師，但從斷簡殘篇的文獻、從曾和盧醫師接觸的人們的口中，我們努力拼湊一位平凡中見偉大的醫師背影。我們希望從他為榮總和陽明的奉獻付出中，緬懷一位良醫的風骨與無我的情操。

▲Top

成長背景



盧光舜先生民國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生於湖南的教會家庭，在家排行第三。盧光舜的父親畢業於湖南岳陽的湖濱大學，之後服務於教育界，同時也是牧師。由於父親就讀的大學設立於洞庭湖畔，盧光舜從小就對她變幻的景色感到好奇。然而，湖邊草中滿佈日本血吸蟲的中間寄主——螺螄，日本血吸蟲的幼蟲很容易鑽入游泳者的皮膚，引起致命的疾病。事實上，當盧光舜年僅四歲時父親便因罹患此疾英年早逝，自此母親黃氏一肩挑起扶養子女的責任。

前東海大學校長梅可望先生是盧光舜在湖濱中學的舊識。梅可望雖較盧光舜早一年進入學校，不過兩人因年齡較小，又同樣出身於教會家庭，很快成為莫逆之交，兩人一路不僅是初中、高中同學，更

是大學同學，足見兩人緣份之深。據梅可望回憶盧光舜年幼的生活情形，盧光舜在父親去世後雖有教會照顧，不過生活並不寬裕，幸而叔父盧惠霖先生自美學成歸來，對盧家有所照顧，盧光舜才可順利就學。

初中時期的盧光舜個子一直是全校最小的，可是他常常得演講比賽冠軍，一鳴驚人，令同學們驚訝不已。此外雖然經歷喪父之痛，不過或許是年紀還小，即使父親是因血吸蟲病去世，盧光舜仍抱著僥倖心態，常背著母親與同學去洞庭湖中游泳。在初中畢業的暑假，盧光舜夥同七、八位好友在湖中玩水，沒想到一周之後他竟然每天發冷發熱。剛開始醫生以治療瘧疾的方式處理，不過病情並未好轉，此時盧光舜已考取雅禮中學高中部，因此他提前赴長沙，改去位於雅禮中學對面的湘雅醫院求診，也才知道自己所得的竟是奪去父親生命的同一個疾病。

雖然現今已有多種藥物可以治療日本血吸蟲病，不過當時這個病的治癒率非常低。在接下來的日子中，盧光舜接受無數次痛苦的治療，然或許是父親在天之靈的保佑，他幸運地在兩年後痊癒。在〈病榻心聲〉（刊登於中央日報副刊（民國68年8月3日至8月6日）《傳記文學》轉載，第三十五卷 第五期）一文中，盧光舜回憶起這段日子：「最後這病好像是治好了，否則我在三十多歲時就應當離開人世了。這一次的重病，給予我一個重大的啟示，使我徹底瞭解到身體健康的重要，也種下了我後來習醫的因子。」或許是這個上天的刻意安排，盧光舜在此大病後，堅定了學醫的志向。查考自此，不禁令人反省起，在臺灣醫學系似乎一直是普世價值中令人夢寐以求的選擇，似乎像一只較高社會地位的保證。也許因為競爭，臺灣醫學生普遍來自中產階級以上的家庭，從小多在學習資源充沛、生活無虞的環境成長，相較盧醫師年幼喪父、青少年期間又深受疾病之苦，一路顛簸走來仍不失上進心與仁醫精神，其追求卓越與化困境為力量之精神值得我們反省與學習。

民國二十三年盧光舜以第一名考入雅禮中學高中部。雅禮中學原稱雅禮學堂，與雅禮醫院同時於清光緒三十一年創設於長沙，是美國耶魯大學所發起，由中國耶魯會所捐款興辦之教會學校。高中時期，盧光舜不但重視學業，課外活動也很活躍，他不但擔任學生自治會的領導人，游泳池旁更不時看到他的身影。對於喜愛游泳的盧光舜來說，這個游泳池不啻是天堂，因為他在此不但可以盡情游泳，又可以免去被血吸蟲侵擾的擔憂。不過，也因為頻繁的游泳與跳水，引起了許多耳鼻喉科的毛病，但這反而讓盧光舜對外科有了第一次接觸。

▲Top

踏上習醫之路



照片來源：<http://tupian.hudong.com>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爆發，此時於同年畢業的盧光舜對於進大學有兩個選擇，其中之一是進金陵大學學農，這也是他比較喜歡的領域。雖然如此，或許受叔父、當醫生的姊夫與學護理的姊姊影響，他也不排除學醫，也就是先去就讀北平的燕京大學醫預科或長沙湘雅醫學院。然而，到了民國二十六年九月時，北平與南京都已淪陷，因此盧光舜只能投考湘雅醫學院。與

雅禮中學相同，湘雅醫學院也是中國耶魯會所支持的學校，創立於民國三年，而在民國二十六年與湘雅醫院改隸為國立醫學院。當時湘雅在全國設有十幾個招生處，有數千人報名應考，競爭十分激烈，盧光舜仍然以第一名錄取醫學系，足見其表現優異。

▲Top

軍醫生涯

民國二十七年中日戰爭爆發，湘雅醫學院為避敵機空襲遷移到湘西沅陵鄉間。當時湘雅學生多參加由前軍醫署長林可勝先生（1897~1969）所組織的紅十字會總會救援會，在接受短期訓練後就被派赴全國各地，為軍民注射霍亂及傷寒疫苗。當時盧光舜也參加訓練，被分派至湘西，對中國以簡陋醫療設備來對抗日本，感到十分悲壯。後來湘雅醫學院播遷貴陽，盧光舜先生也隨之遷徙。在貴陽盧醫師的求學極其清苦，不過幸好他天性樂觀，覺得不論是欣賞貴陽的幽美風景，或是在學校前的陽明河游泳洗衣也別有一番趣味，是一段「艱苦的，但卻極有意義的戰時歲月」。

自湘雅醫學院畢業後，盧光舜被分發至衛生署服務，於中央防疫署工作一年。期滿後本應返母校擔任外科助教，但由於日軍進犯廣西，他決定加入軍隊，赴重慶陸軍醫院擔任外科住院醫師。在住院醫師期間，盧光舜曾經代表醫院院長滕書同向林可勝作英語醫務簡報，深受林署長讚賞。現今認定的西醫學是西方的醫學，欲獲得領域中更深的知識，常是要直接透過其語言學習。從盧醫師在醫師的受訓過程中、與後來赴美深造，都可見潮流中英文的重要性更加凸顯。

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中央軍醫學校將第一分校及第二分校先行合併，一同復員於上海江灣，並改組為國防醫學院，由林可勝兼任院長。此時重慶陸軍醫院人員被調往上海，成立上海陸軍醫院，作為國防醫學院之實習醫院。盧光舜在此完成住院醫師訓練，在國防醫學院醫學系外科任教，之後由講師、副教授而教授，更在民國三十七年率領國防醫學院師生組成之「流動手術組」，前往徐蚌戰區搶救傷患，期間在在展現過人的領導力。

▲Top

隨國防醫學院遷臺



民國三十八年國防醫學院隨國民政府播遷來臺，在台北市水源地設立醫學院，以廣州街的聯勤第一總醫院為教學醫院，盧光舜亦於同年五月隨之遷臺。深受「從軍報國」驅使，他放棄其他高出軍醫不知幾倍的待遇，以軍醫身分在市立中興醫院支援紅十字會工作。同年十月的古寧頭之役，盧醫師奉令協助處理傷患之轉治問題，並圓滿達成任務。而在國防醫學院的服務期間，他跟隨故外科系主任張先林大夫（協和醫學院畢業，曾任協和醫院外科主任，為當時台灣外科泰斗。）從助手晉升為其左右手，積極培養專科醫師的張主任也看到盧光舜的長才，指派他負起胸腔外科的發展。

民國三十九年盧醫師奉派赴哈佛大學麻省總醫院專攻胸腔外科一年。在美進修期間，美國的師長曾予以高薪、甚至公民身分勸留，希望盧醫師能留在美國繼續深造甚至定居。但他堅持回國。他曾經反問美方：「如果你是我的話，會選擇回去自己的國家還是留下呢？」

民國四十年受訓期滿後，盧光舜加入陸軍第一總醫院，成立胸腔外科，成為國內培訓胸腔外科醫師的搖籃。在任內他積極發展開胸手術；那個時候台灣欠缺發展胸腔外科的條件。當時的陸軍第一總醫院中不但缺乏內視鏡、生理監視器、減壓器等麻醉設備與麻醉醫師人才，更沒有血庫及足量之抗生藥物。而手術的對象多為肋膜粘黏難剝離、易出血的肺結核病患，手術前須找多位同血型的供血者，現抽現輸，盧主任要親自為病人插管麻醉，術後為求迅速處理突發狀況，常須陪伴病床數天。

對於這些問題，盧醫師竭智盡慮、想盡方法克服困難。當時跟隨盧主任筆路藍縷、辛苦創業的醫師先後有俞瑞璋、姜希錚、王丕延、乾光宇、陳良善、彭芳谷。在他們同心努力下，兩年後政府派人去國外學習麻醉及建立血庫，手術成功率才增多、漸入佳境，其中如「肺切除手術」治療無數肺結核病患，為國貢獻良多的盧光舜也因此於民國四十二年當選第四屆國軍克難英雄的殊榮。民國四十三年左右，盧光舜更為一位食道癌病患執行食道重建術，為胸腔外科定下嶄新里程碑。

盧醫師對食道癌外科治療方面，有特別興趣，但在其他領域他也成果斐然。民國四十五年盧光舜與張先林主任、心臟外科文忠傑、小兒科于秉溪以及醫師多人，為年僅十一歲的孩童金竹年進行「先天性的大動脈導管開放症」的治療手術，為東南亞醫學史豎立新的里程碑。他也曾妙手操刀成功施行深部氣管切除術，從鬼門關前救回病患張操橫，更曾為紀政開刀療傷。在此期間盧醫師也努力著述，有胸腔外科相關論文近三十篇，屢獲得國內外之醫學雜誌發表。此後多次出國觀摩進修，與外國醫師交換心得，終使陸軍總醫院胸腔外科成為國內一個強固而常規之外科部門。

然而，在風光的背後，盧光舜在臨床技術上亦吃了不少苦頭，也經歷過失敗病例的打擊。但是，盧光舜仍然不屈不撓，一路摸索方才漸入佳境。跟隨盧光舜多年的王丕延醫師，對當時他在胸腔外科的努力與付出表示，現在台灣胸腔外科的水準可與美國或其他國家相比，要歸功於盧光舜鍥而不捨的努力。

▲Top

榮總時期



榮民總醫院於民國四十八年成立，國防醫學院盧致德院長（官居陸軍中將）兼任院長，運用兩院人才設備，相互支援、共圖發展。其時創立榮總的先驅有盧光舜的恩師張先林，與同樣畢業于湘雅醫學院，擔任國防醫學院內科學系的丁農，分別兼任外科部及內科主任，而盧光舜當時仍在國防醫學院服務，但兼任榮總胸腔外科主任。胸腔外科成立初期主要處理肺結核問題，並且成立胸腔部專司治療肺結核病患，部主任為星兆鐸醫師，病人多而醫護人員少，人力十分吃緊。當時他每星期為六至九個肺結核病人進行開胸手術。因病人常會粘膜流血，有時還須要在二十四小時內為患者連續開刀三次。在創立的四年中，盧光舜像個現代周公旦，幾乎沒有正式吃過一次午飯、晚餐也無法定時。

在盧光舜任職外科部主任時，每天早上他不到八點就上班，開始一天忙碌的開刀、門診、查房等工作，很少準時下班。在開刀方面，只要是他所主刀的病患，住院期間他必定天天探視，對術前術後的細節更是一絲不苟、關心甚切，可謂做到真正的視病猶親。此外因為夫人是音樂家的關係，盧光舜也曾積極響應鋼琴家好友吳漪曼的慈善募款，更結合醫師們的力量，募捐給社會福利機構。在工作之餘，盧光舜喜歡爬山。每逢假日他總領著一群年輕的外科醫師頭戴斗笠、腳踏登山鞋登山去，榮總的外科醫師們對此都印象深刻。在其不斷的努力耕耘與優異的領導能力之下，盧光舜於民國五十六年繼張先林主任之後，升任榮總外科部主任，更因其優異醫術，備受同仁推崇，享有「胸外第一刀」的美譽，獲得同仁們致贈金手術刀以表彰其對榮總胸外的貢獻與地位。

盧光舜在專業的投入與用心，使他在台灣醫學界的地位日益增長，加上其為人謙虛，更深受病人的愛戴。那時雖然盧光舜夫婦都有工作，但收入並不寬裕。於是，許多人勸他自行開業，但皆被一一婉拒，因為他認為錢不是一切。盧光舜曾這樣表示：「醫生不僅要醫術好，而且更要有醫德」。在他堅持「醫德」，不乘病人之危的立場下，盧醫師解救了無數無

告的病人，給予其第一流的治療。這個以病人為先的工作態度，不僅在他於陸軍總醫院服務時期，更持續至他擔任榮總外科部主任的十多年間，「盧光舜」三字儼然成為病人家屬眼中得救的代名詞。縱使當時盧光舜已是先總統蔣中正的醫師，他卻絕無「御醫」的架子，一貫以親切與愛心來對待病患。他只要一有空閒，便往病房跑，和病人聊天、打氣、分析病情，這對於忙碌的外科醫師而言實在相當難得。



盧光舜醫師與榮總同仁爬山



◆ 聯合弟兄雜誌與《右》唐作文本，年六十四國民

盧光舜醫師全家福

此外，盧光舜對「醫道」也有其獨到的堅持與作風。例如除了「醫師誓詞」裡提及的醫師素養，他更要求醫師要「尊重病人的權利」，在任何醫療行為上尊重並維護病人「知」的權利。他也倡導不隱瞞、用病人可理解的話語溝通，建立病患對醫師的信賴，這正是現今醫學倫理中提倡的「告知後同意(informed consent)」的精神。如盧醫師所言：「醫學是科學，也是藝術，是不能函授的！」盧光舜對提攜後進更是不遺餘力，擔任外科部主任期間，全力培植各方面人才、訂定完善的醫師訓練制度。旺盛的企圖心讓他在幾年後於民國六十七年升任副院長，但仍兼外科

部主任，同年更保舉為中央政務機關最優人員。此外，盧醫師於民國六十五年連任中華民國外科醫學會理事長，之後更膺選中國國民黨第十一屆中央候補委員，是醫師的第一人，足見其表現在黨國的肯定。

▲Top

罹癌與抗癌經過



盧光舜醫師全家福

盧光舜身為胸腔外科醫生，卻是個長年老菸槍。但隨著愈來愈多研究報告指出肺癌的罹患與吸煙有密切的關係，他也擔心自己的菸癮影響勸導病患戒煙的說服力，使得他思索戒煙一事。另外，一位臨終病患寫給他的信也讓他有所感觸。這封信除了感謝盧光舜的醫術給這個病人多一些時日之外，她也告誡他保重自己身體，才能挽救更多病人的生命，更希望他的家人要勸他戒煙。於是，在罹患肺癌的十一年前盧光舜決定戒菸，並且每年接受X光片檢查。

同時，他也開始奉勸同事和助手一同戒菸，更開始利用每日查房時間鼓勵自己的病人戒菸。許多病人受到他的精神感動，也成功戒去多年的菸癮。

肺癌一直被視為難以治療的疾病，但盧光舜認為它其實可以用外科方式治療。只是，在當時開刀是被許多民眾所畏懼與排斥。因此，為求治療效果的完善，盧光舜堅持和病人親自面對面，對開刀作最好的溝通。他這樣說過：「我(治療肺癌)的方法是，跟病人說清楚，希望得到病人的信賴。許多病人家屬要求我不要告訴病人，告訴了會使病人自殺的。我還是婉轉告訴病人，要他知道：任何癌都是有救的；要他跟我合作，共同跟癌打這個仗！」

雖然盧光舜一直小心照護自己健康，每年定期健康檢查，但仍難逃病魔的侵襲。民國六十八年七月初，盧光舜出現輕微感冒現象，原以為是小病而不以為意。七月二十日，他發現咳出的痰中帶有血絲，立刻以其專業知識警覺身體可能有異樣。在胸部X光、氣管鏡等一連

串檢查後，證實他的懷疑——低分化的支氣管腺腫瘤。在人生高峰，集智慧、知識於一身之時，卻預見自己的生命即將在不久的將來隕落，對盧光舜來說不啻為一大打擊。

像一般病患一樣，在得知病情後他也問過自己：自己多年前已戒菸，一直保持著良好運動和生活習慣，為何還得到如此惡劣的癌症？此外，作為一個醫師，他也擔心自己是否會為戒菸宣導做了反宣傳。他自嘲地說：「我十多年以前就戒了香菸，而且利用各種機會大聲疾呼的勸別人也戒菸。如今戒了菸的人反而得到肺癌，這豈不是大大的諷刺與收到反宣傳效果嗎？平時就有一些自作聰明的宣傳家說：『抽煙的人，戒了香菸，反而會刺激癌的生長...。』現在他們可更抓到證據了！」（〈病榻心聲〉，頁61）在得病之餘盧光舜還為眾人著想，其奉獻付出的精神可見一斑、令人動容。

盧光舜知道自己有一場硬仗要打。因此，在跟榮總的同仁討論病況以及治療策略後，他決定遠赴芝加哥大學附屬醫院接受外科主任兼老友斯金樂教授(Dr. David Skinner)的手術。盧光舜作此考量的原因有幾個。第一是人情因素。他怕在榮總治療他和主治醫師們的交情，會影響醫師們的判斷和診治。第二、臺灣治療癌症的作業程序還不完整。同樣在〈病榻心聲〉一文裡，他這樣評估：「臺灣對於肺癌的治療，已能有卓越的表現；但是對於整體的規劃與聯繫合作間，還沒有達成應該有的協調。基本上，我們常犯了一個共同的錯誤，那就是：我們送一名外科醫師到國外去學習胸腔外科，而忽視了他回來後並未能一展所學的問題。因為他要跟很多部門來與之合作，需要加添很多人員與輔助器材，這也使我們在編制與預算上，遭受到無法彌補的困難。」



離開臺灣、離開最熟悉的榮民總醫院就醫，固然使盧光舜十分內疚和不捨，但他在自責的同時，也發願將自己的病痛與治療經驗，轉化為往後病人的福祉。他這樣解釋：「這個選擇也曾使我引起無限的內疚。所以我要努力策動一項工作：為使全國同胞都能獲得到像我一般的一貫治療，我希望能在臺灣儘快建立一個具有規模的肺癌診斷與治療中心，它不是屬於胸腔內科，也不屬於胸腔外科，而是屬於全醫院有關部門的，希望因為我的死，使我們醫學界能夠在這方面有所改進，使以後同類的病人，能得到較好的照顧。」（〈病榻心聲〉，第62頁）在臨行前，外科部全體醫師送盧光舜一小塊古玉，以保平安，這份祝福也傳至芝加哥大學附屬醫院，甚至在開刀時麻醉醫師也沒將玉取下。

在盧光舜赴美治療時，他的一雙兒女盧美光和盧舜心都在美國。舜心在其治療期間打理他的生活起居，而後美光一直隨侍在側。其實初得病時，盧光舜雖然表現得十分鎮定，但內心難免感到茫然無措。對此，美光建議盧醫師將生活點滴記錄下來，以一個病人的角度來看待此病，但以全人立場觀照人生。盧光舜原本因為思緒混亂，對此提議起先不接受。然而在靜思數日後，他以口述請美光筆錄下他對生命一路的體驗，是〈病榻心聲〉的緣起。這一紀錄寫寫停停，從美國寫回臺灣，整理後刊登在中央日報的副刊上，竟然感動了成千上萬的臺灣百姓。〈病榻心聲〉不僅是瞭解盧光舜心路歷程的第一手資料；事實上，在寫作同時，他的心境也由悲觀的病人轉換成勇敢對抗病魔的鬥士，甚至更昇華到對醫療制度的關切與獨到的見解。例如在芝加哥的一個半月裡，盧光舜看見許多美國不如臺灣的地方，如護理制度責任過度切割，病人無法即時得到完善的照護；醫師查房時間短暫，查房外的時間完全見不到醫師。但同時他也看見美國醫療體制的優點，如詳細、一絲不苟的身體檢查、對疾病的檢查和診斷整體之作業體制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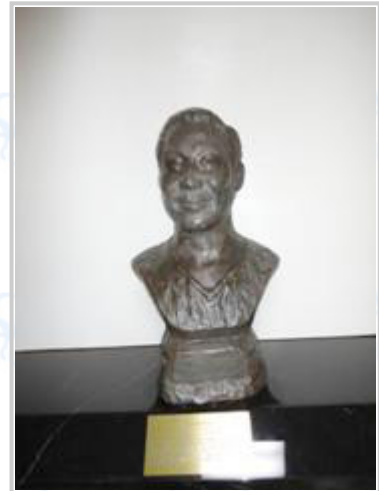
盧光舜開刀的消息傳開之後，他的學生紛紛以信函、電報、電話等，從世界各地傳來慰問，臺灣的朋友和同事也不時寄來祝福。住院期間，盧光舜的病房裡更擺滿朋友送的鮮



花，為他加油打氣。在手術切除癌細胞後，盧光舜接受多次的放射性治療、藥物治療以及化學治療，每次的療程皆是痛苦的煎熬。雖然如此，癌症沒有受到控制，更擴散至骨頭，而盧光舜的身體也因各種治療摧殘殆盡。在完成最痛苦的化學治療後，他決定回到臺灣。因為，在榮總他可以得到更貼心的照顧。他思念臺灣的一切，他要在臺灣安眠。

民國六十八年九月十日，盧光舜返台，住進榮總第四十五病房，接受自己最熟識的同仁的照護和治療。他的同仁們自願組成醫療小組，全心全力回報這位老長官。在治療期間，盧光舜並未使用醫院血庫的血，通常要輸血時便有年輕的醫生和護士便踴躍捐輸、不虞匱乏。在照顧之外，醫療小組也會對盧醫師報告國內、外的新聞和訊息，讓他不與社會脫節。此外，在他住院期間，適逢他和師母結婚三十週年珍珠婚紀念日，醫療小組還安排許多過去曾受盧光舜提拔的醫師和學生來病房為他倆祝賀（圖中病床上為盧光舜，後排著綠手術帽者左起為女兒美光、中為師母、最右為秘書王必行女士）。眾多人的關懷和照料，都讓盧光舜心裡感到踏實不少。

回到榮總後，盧光舜立志將其餘生完全奉獻。他請前故宮院長秦孝儀為他寫下「大澈大悟」四字，掛在病床對面的牆上，提醒自己要更加努力投入工作，以面對接下來的日子。他的願望，也是他在美國的治療體會，是為榮總籌建總合性的肺癌診治中心。但要建立這樣的具規模的中心需要龐大的資金，需要社會大眾的共同支持才能實行。因此，盧光舜要成立「肺癌基金會」，將它視為人生的最後一戰，希望可以募得基金三千萬元，落實肺癌診治中心的推動。



縱然有這樣多的事要完成，盧光舜依舊逃不過肺癌的魔掌。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三時，在午後寧靜祥和的陽光中，盧光舜安詳地與這個世界告別。死前他留下十二項遺囑，千萬囑咐喪禮不可鋪張浪費，不要流於形式，不要公祭。據盧美光表示，盧醫師堅持「絕對不可讓他們把我『搞』成那副樣子，如果他們真心關愛我，就幫助我成立肺癌基金會。」（盧美光，〈二帖 與父親同在——給弟弟〉，《聯合報》8版，民國68年12月24日）。此外，盧醫師將遺體捐出做大體解剖，用他的身體為他鍾愛的醫學研究，作出最後的貢獻。

▲Top

遺風追思

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盧光舜在榮民總醫院介壽堂舉行追思禮拜。總統蔣經國先生，副總統謝東閔先生以及行政院長孫運璿先生皆到場悼唁。盧光舜親友故舊、學生晚輩們皆出席典禮，共同緬懷這位醫學界的巨人。

恪守「我來自塵土，必將歸於塵土」的聖經話語，盧光舜早在逝世前便交代死後要將一部份骨灰撒向軍艦岩，讓他永遠與他所愛的榮總為伴。當時共兩百多人，包括其部屬以及照顧過的病人等，陪伴著師母和美光走上軍艦岩山路那遲緩而不捨的步伐，送盧光舜最後一程。根據報導，美心在撒骨灰時，嘴裡喃喃地說：「爸爸，您可以永遠和台灣的青山綠水為伍，和心愛的榮總相伴了。」（《民生報》4版，民國68年12月25日）。撒骨灰儀式結束後，一名中年男子趨前對師母說：「我這條命是盧醫師救回來的。」並向盧光舜致上最深的謝意。



和祝福。此番情景，讓一路上表現鎮定、堅強的盧夫人也忍不住激動落淚。旁人無不為一位良醫的隕落感到惋惜與不捨，但同時這份醫病之情或許能寬慰家屬將喪親之痛，轉為以曾經卻又永遠的「盧光舜醫師」為榮吧！



盧光舜成立肺癌基金會的遺願，得到榮總同仁以及社會大眾的迴響。在盧光舜去世時該基金會已募得三百萬元，而其奠儀及遺著《病榻心聲》義賣所得一百一十多萬元，也全部捐給盧光舜肺癌基金會。《聯合報》3版，民國68年12月25日。終

於，這個願望在他逝世後的隔年實現，《財團法人盧光舜肺癌基金會》在民國六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正式成立，以「促進肺癌病症及其他胸腔器官之癌症診治工作之研究發展為宗旨，期使患者能獲得完整治療作業，達成最佳之治療效果」。在成立後的三十年間，基金會利用孳息所得，選派人才出國深造、開會、觀摩，以及邀請國外專家指導、演講、實地工作和支援榮總設備及醫技人員編組、治癌計劃實施的資金。而基金會支持的對象，也由最初的肺癌擴展為和胸腔相關的癌症。在基金會成立後不久，榮總的「肺癌聯合診治中心」亦告成立，讓盧光舜的心願達成。



直到今日，盧光舜肺癌基金會每年仍資助許多研究計劃，培育許多新血在肺癌以及胸腔相關癌症的治療研究上繼續努力奉獻。他在醫學界的貢獻也得到各界肯定。民國七十年台視晚間十點連續劇「大地兒女」的第一集，便是由盧光舜醫師的生平故事「佑我良醫」所改編，由鄒森飾演盧光舜，描述他從軍、學醫，到奉獻醫學，以及他的家庭生活，讓民眾更認識他的為人與風骨。基金會更於民國七十二年九月興建紀念亭——光舜亭，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第二停車場，一個可清楚鳥瞰榮總與陽明大學的位置。相信在上個十年、這個十年、一直到往後無數個十年，繼續會有年輕的醫學生們一步步地登上山，站在亭柱旁仰望亭翼下的方匾，乘著微風，在時光的聲聲輕嘆中，與歷史一同緬懷這位不凡的良醫。

（以上本篇相關照片感謝榮總胸腔外科辦公室提供）

盧光舜為台灣胸腔外科之先驅，著有學術論文三十篇，盧光舜對食道癌外科治療有特別之研究與獨創之方法，屢獲國內外醫學雜誌發表。此外光舜尚有《山野活動急救法》、《消毒學》、《病榻心聲》等著作，以下為大家整理介紹。



山野活動急救法：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為使遠離城鎮和交通路線之營隊能正確處置並降低意外傷害，特請盧光舜及榮總外科部數位醫生，各就其所長，編成此野外急救手冊，於民國六十年七月出版。



消毒學：

光舜先生重視消毒與無菌，並以之為台灣醫學努力的目標之一，因此與榮總外科部七位總醫師合作，費時一年編寫此書，於民國六十四年九月出版。



病榻心聲：

光舜先生在罹患肺腺癌期間，口述童年、中學、學醫、從軍、來台、赴美進修、到回台發展胸腔外科的經過，以及自己的身體狀況與患病的感慨，由其女兒盧美光記錄下來。民國六十八年八月三日中央日報以病榻心聲為題，分四次刊出，因其語率直，情感真摯，受到廣大迴響。緣此，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中央日報將之編寫成書出版。

▲Top